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廿八

廿九

孟子

豫章荅語

門人袁希未訂正

游天驕命梓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矣。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存之。而至於盡也。舜惟能盡此幾希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



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騫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察其所由來之故也。而寔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其心之亡乎。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旣敬矣。旣操而存之矣。則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耶。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自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

林子曰。孔子教人。仁孝爲先。故其門弟子多問仁問孝。而孔子之所以答之者。一皆因病立方。今且以仁言之。中庸曰。仁者人也。可謂

善言仁矣。而世之儒者未之或知也。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人心也。謝上蔡嘗以生意論仁。豈非以其心之生意之謂仁邪。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而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何也。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而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仁以爲己任也。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而孔子則曰。何事於仁。夫博施濟衆固非爲仁之本矣。卽有不病於博施濟衆。不惟能徧於四海之內。又且能及於四海之外。悉令老者少者亦皆衣帛。亦皆食肉焉。然亦非其仁之至也。蓋仁之蘊於中也。眈眈然生意不息者。仁之本也。而其克周之不可窮也。其始天地萬物而範圍於仁之中。而不能外者乎。至微而至大。斯乃爲仁之至也。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所以言仁者。旣已盡矣。若曰其言也。詎。詎則足以盡仁乎。曰。愛人。愛人足以盡仁乎。至於先難後獲。居處之恭。執事之敬。

與人之忠。又至於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立人
達人。能近取譬。亦果足以盡仁乎。故曰。仁之
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
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
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
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
語之以儒者之道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
之非。驅而遠之。旣蓋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
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
責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
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
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
歟。而世之儒者。以爲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
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

行而無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

世之儒者每從事於知矣。或問曰。聖人貴知乎。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堯舜不徧物以爲知也。文王不識不知以爲知也。孔子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爲知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以爲知也。若世之儒者。從事於知矣。語及天文。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語及地理。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

至於載籍極博。聖經賢傳。子史百家言。又至於一草一木。謂皆有理。則亦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張子厚曰。德性之知。見聞之知。若也。從事於知。以困憊精神。以役其智於見聞之末。豈不遂忘其德性之知邪。或曰。願聞子之知。林子曰。德性之知。余之所未能知也。見聞之知。余之所不屑知也。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子之所謂

知者。不亦易而知乎。以此爲學。何其平實。何其切近。不强索。不鑿知。不僻於多學多識。不落於自誣誣人。然其本體常明。天真不昧。而至誠前知之道。寔基於此矣。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

林子曰。致知之知。知止之知也。致知也者。致其知而知止也。止也者。止之也。至善也者。本體之渾然粹然之所當止也。物也者。蔽乎至善而不知所止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之蔽乎

至善而能知所止也。

詳見大學釋器

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而爲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矣。敬也者。臣之丘隅也。而爲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矣。

林子曰。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繫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然則離物以求靜也可乎。林子曰：離物之心。便是不靜。入山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山也。靜坐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坐也。
林子曰：心本靜而無物也。而靜也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何謂真心。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何思何慮。一致而同歸也。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此真心。乃吾心之天。吾心之帝也。故聖人以此事天。以此享帝。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以此真心。不可得而見也。故曰密。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夫退而藏之。一何其微也。而放而彌之。又何其大也。由此觀之。則吾心之中也。一也。其孰識之邪。

或問中有定在乎。林子曰。無在無不在也。中也者。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也。然則中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言之支者。道之晦也。中其可得而言乎。中既不可得而言矣。中其可得而見乎。林子曰。易曰。見乃謂之象。既可得而見之。則亦可得而象之。既可得而象之。則亦可得而器之。象而形之。器斯滯矣。豈得謂之形而上之之道邪。

或問既無所見矣。惡知其爲中邪。林子曰。夫中雖不可得而見也。而自有可得而知焉。然則惡得而執諸。林子曰。執而無所執也。然則惡得而傳諸。林子曰。傳而無所傳也。或曰。堯

授舜也。則曰允執厥中。舜授禹也。則亦曰允執厥中。豈非其相傳以中乎。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為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有方有體也。而中也者。無形無氣。無方無體也。此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者乎。

林子曰。若中之顯於象。而形於器也。設其大也。同於天地。則亦不足以包羅天地矣。况在吾身之中。至密而至細者乎。惟其中之不形

於器不顯於象而無所於見焉。此中之用之
所以爲大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
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
宗此真心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
真心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易謂之止。艮之而已矣。謂
之所止之而已矣。謂之位。而曰思不出其位。
又謂之正位。而曰正位凝命。曰正位居體。謂
之太極。書謂之降衷。恒性。詩謂之不顯之德。
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無聲無臭。擬之以天。擬之以淵。孟子謂之
廣居。亦謂之正位。謂之大道。

林子曰。堯舜卽我也。我卽堯舜也。中而已矣。
孔子卽我也。我卽孔子也。一而已矣。惟此謂
之真道。惟此謂之聖人。徹天徹地。徹古徹今。
自有真常者存焉。不可得而變也。

林子曰。人之不肯爲聖人者。以未信此心是

聖人也。若信此心果是聖人矣。而又不肯有為聖人之心也。何歟。

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捷足。而能得此鹿者。噫。

林子曰。日。太陽也。故普六合之內。而無所不照矣。而吾身之中。亦有所謂日者。浩然正氣。乃備於此。故彌六合之內。而無所不包矣。真心之分量。何其大也。故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林子曰。天無二日。故唐之時。堯日也。而舜月也。虞之時。舜日也。而禹月也。春秋之時。孔子日也。而顏子月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其懸象著明於晝乎。月其懸象著明於夜乎。此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

林子曰。心無古今。亦無聖凡。昔孔子著論語書時。我元在孔子腔子裏。而孔子特為我紀

錄焉爾矣。今我讀論語書。孔子元在我腔子裏。而我特爲孔子觀覽焉爾矣。若不會此意。而曰能識真心。善學孔子者未也。

或問孔門心法。以事心也。而事心有法乎。林子曰。有。不知心法。焉能事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以求之。而無有乎。所謂求之之法邪。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故曰。行法俟命。至於法言法服法行。亦皆有法。

死事心也。而無其法乎。

或問今天下之言。不歸朱。則歸王。而子之所學者。果何學也。林子曰。余亦何學。而余之所竊慕者。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而願學之。而有所未能也。夫旣曰。未有儒之先之道矣。而動以孔子教人者。何也。林子曰。孔子之道。莫備於論語。而論語之書。未嘗曰。我儒也。但世之儒者。以其有君子儒之語也。故自別之爲儒云。

林子曰。君子不爲學則已。而學則必學古人之學。以爲學也。不爲道則已。而道則必道古人之道。以爲道也。而其所以學古人之學。道古人之道者。無他心而已矣。心非儒也。欲爲儒則儒矣。心非孔子也。欲爲孔子則孔子矣。心也者。無古無今。無聖無凡者也。故心吾之心者。乃所以心古人之心也。心古人之心矣。豈非所以道古人之道。學古人之學哉。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歟。林子曰。見聞之知者。

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心中自有箇真消息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

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也但以見聞之知而牴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又况能執堯舜之中主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曠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

傳邪。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以樂亦有處乎否邪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個物夫浩然之氣果有物乎否邪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何以主之。何以實之。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邪。無可見乎。否邪。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邪。易曰。美在其中。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之學者。既不識仁矣。而亦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者。何歟。

昔張天騏強把此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司馬君實只管念箇中字。則又爲中

所制縛如此求中豈能得堯舜之中哉。

林子曰。中可得而中歟。中可得而中之。則非中矣。一可得而一歟。一可得而一之。則非一矣。然則惡得而中之歟。以曠世相爲感之心。而求堯舜之所謂中者。斯可謂之中矣。然則惡得而一之歟。以曠世相爲感之心。而求孔子之所謂一者。斯可謂之一矣。要之。吾之中。堯舜之中也。吾得其中矣。豈非堯舜之中乎。吾之一。孔子之一也。吾得其一矣。豈非孔子之一乎。

之一乎。

林子曰。如不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爲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爲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一事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一時一

刻之稍違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違乎中也。一也。顛沛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不睹不聞之稍違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或三綱五常之不盡其道也。士農工商之不盡其業也。縱得孔門心法而持守之。惕厲戰兢。斯須不離。則亦安能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艮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此其略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

林子曰。約之以禮者。心法也。而如有所立。卓爾者。消息也。君子引而不發。乃匠之繩墨。羿

之。穀率者。心法也。而躍如者。消息也。知止於
至善者。心法也。而安而慮者。消息也。深造之
以道者。心法也。而資深而逢原者。消息也。他
如誠則形矣。久則徵矣。樂則生矣。地雷之復。
則天地之心斯可見矣。山下有水。而聖功之
本。以養蒙矣。若火之始然矣。若泉之始達矣。
凡此皆所謂真消息也。其心中之露出一端
倪者乎。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
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
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
人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
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
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
其所也。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天之極也。
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
有舵。獨不有極。獨不有北辰乎。夫觀之天道。
既如此。觀之物理。又如彼。則夫世之學者。亦

可以深長思矣。縱不能居北辰之所，而與天地合德，猶之可也。而顧乃甘心於無樞之磨，無舵之舟，而相爲朽腐也。不謂之可悲之甚邪。

林子曰：磨之失其樞也，則無所用於磨矣。磨既無所用矣，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失其舵也，則無所用於舟矣。舟既無所用矣，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爲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則亦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伋、孟軻，豈非見而

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邪。

也。耳目與也。

林子

門人游萬雋訂正

豫章續語

劉大沅命梓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為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為一家也。

林子曰。心也者。人之心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心既為人之心矣。而於五臟則楚越之。百骸則楚越之。謂之人之心也。可乎哉。人既為

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則楚越之。四海之外則楚越之。謂之天地之心也可乎哉。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卽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

不與斯人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

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北辰，不謂之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既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

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爲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

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爲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飛以走。以動以植。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以政之。則又安

能處之有道。而使之以順以序。以寧以若耶。林子曰。余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余之精神氣脉。直與民物古今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

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之森羅已具。故鏡之鏡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有乎。則鏡中原無有乎。所謂萬象者。謂之鏡中之所有不可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乎。則鏡中之所鏡者。又皆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亦不可也。聖人之心。亦猶鏡也。然鏡之鏡也有盡。而聖人之鏡也。則無盡焉。故天地之大也。萬象之繫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也。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也。而無有不森羅於聖人之鏡之中矣。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邪。地之形也。天之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邪。故人心。天地之心者。一也。

張子厚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或者疑焉。林子曰。地。形也。天氣也。地之所以為形。天之所以為氣者。神也。形固不能踰氣。而氣亦豈能踰神哉。

林子曰。親親也。仁民也。愛物也。孟子之所謂仁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豈非孟子之所謂仁之義邪。

或問何謂天德。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之德也。又問何謂王道。林子曰。所謂王道者。豈特不假仁不假義。民不騷虞焉已哉。若有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者。便非王道也。

或曰。何謂太虛。林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者。太虛也。或曰。何哉。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太虛也。何以明之。林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此觀之。則太虛之不屬氣也。明矣。非先天而何。故天太虛也。聖人亦太虛也。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林子曰。聖人之太虛者。天也。聖人惟其天也。故能首出庶物。或問何以儼之。林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類也。而麒麟也者。其獸之首出者乎。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而鳳凰也者。其鳥之首出者乎。聖人之於民類也。而聖人也者。其民之首出者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而孔子也者。其又聖人之首出者乎。

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天以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浩然之氣。而塞天地也。故無所不及矣。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爲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田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耕之。井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鑿之。此陶唐之民之所以忘帝堯之力。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我自常有性也。而我自秉之。我自有理義也。而我自

悅之。此萬世之民之所以忘孔子之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堯之心。則曰。我何力於民也。而其民則亦曰。堯何力於我也。惟堯之不驩虞乎民。故民之不驩虞乎堯也。孔子之心。則曰。我何功於萬世也。而萬世則亦曰。孔子有何功於我也。惟孔子之不驩虞乎萬世。故萬世之不驩虞乎孔子也。由此而觀之。則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也哉。卽其無所安排。無所布置。是亦王者之心也。故曰。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此孔子之所以萬世爲土。萬世之王者也。

孔子曰。敬而無失。又曰。脩己以敬。或問曰。何哉。孔子之所謂敬者。林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敬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者。敬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敬也。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

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林子曰。書之首義曰。欽一字而已。禮之首義曰。毋不敬三字而已。然則敬也者。豈非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爲儒門之一最頭腦大工夫邪。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己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而已其可得而欺乎。此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之功。無時而可或怠也。

林子曰。明明德者。明人倫也。或者以明明德爲明人倫也。不曰務外之學耶。林子曰。人倫非外也。而况本於止。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止也者。敬也。主一無適之謂也。或者以明德則曰人倫也。以止則曰敬也。以至善則曰渾然粹然也。如此則朱子之註。其不足信歟。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荅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

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

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况

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敘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者。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

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

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

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

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以人倫之明德。而必本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道也。若謂教以人倫。而爲務外之學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况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矣。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

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况其終教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耶。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矣。文王之易。惟以發明

伏羲而已矣。周公之易。惟以發明文王而已矣。孔子之易。惟以發明周公而已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言。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邪。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縱曰能得伏羲文周之

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教也。至曾子而既明之邪。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縱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窮古極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

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爲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之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

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耶。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曰。至虛至靈者。本體也。由虛靈而知者。真知也。由虛靈而覺者。真覺也。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林子曰。見得真心。便離妄心。又曰。離得妄心。乃見真心。

林子曰。聖人之道。人人具足。仁我所本有而具足也。義我所本有而具足也。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惟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而出之。而不鑿爾。

林子曰。要做聖人。只是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

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已矣。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卽出入也。出入卽存亡也。而操之則存。

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者也。

或問中庸之中。林子曰。中庸既釋之矣。余復何言。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堯舜之中。未發之中歟。若子所謂無在無不在也。夫豈能得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若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之所制縛矣。烏得

謂之中。易曰。學以聚之。聚也者。聚也。心聚乎其中也。豈非朱子所謂收拾得自家精神在。黃勉齋所謂束得虛靈知覺住耶。若堯舜則安安而無所於勉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或者以書所載。一日二日萬幾。而堯舜且兢業之不遑寧矣。又安能心聚乎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若堯舜則心聚乎其中。以理此萬幾者也。豈其萬幾也。而足以動其心乎。斯乃無動無靜之本體。卽心卽事之實學矣。

或問堯舜可得而學歟。林子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豈曰堯舜之不可幾及。而非後人之所能學耶。然則學堯舜之學也。如何則可。林子曰。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厥中矣。孰謂堯舜之不可學邪。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也。易曰。敬以直內。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直之之旨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直也。

或問人生之直。林子曰。中庸之所謂誠也。或問罔生之罔。林子曰。中庸之所謂曲也。或問

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所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致身之致。詳見述聖。

或問曰。學以無爲爲大歟。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若有一工夫。則是有爲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

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耶。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說乎。否也。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何物。而退而藏之。豈非作聖之功耶。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何者曰德。何以神明之。而所謂齊戒以神明之者。豈非作聖之功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何以養之。而所

謂善養浩然之氣者。豈非作聖之功耶。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人之所同具
也。若不有致之之功。則安能發。皆中節。而以
位以育邪。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功邪。周
子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不
免於有爲矣。不免於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
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吾子其試思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意氣
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
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天下之民
而無間乎。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

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學也者。學也。學於人以爲學也。學於古以爲學也。問也者。問也。問其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不曰道問學者。乃尊德性之工夫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耻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言人之言以爲言耶。故專以尊德性爲學者。則其所

言。一皆言象山之緒言也。專以道問學爲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晦菴之緒言也。

或問孔子聖人也。豈其心之本體。原是一聖人歟。林子曰。非特孔子之心之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非特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之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愚者不肖者之心。亦一聖人也。但孔子以其心之聖人而爲之而不厭焉。故能爲聖人也。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終於智愚賢不肖者。豈其心之聖人與孔子異哉。特其所以爲之而不厭者。而與孔子之心有不同爾。

林子曰。余初所著書。以合三教而一之。以歸儒以宗孔也。近數年來。乃詳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或曰。二氏者流。驅而遠之可也。而必欲群之以歸儒以宗孔者。豈曰孔子之心。而爲聖人之缺典哉。林子曰。余嘗謂孔子家天地以爲家者也。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

之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孔子身天地以爲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故天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也。地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也。聖人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且大也。故曰廣大配天地。此孔子之所以合天地之大。以成其仁者也。若道釋者流之不歸儒不宗孔也。則是孔子之天地亦有所不覆載者矣。豈非聖人之缺典哉。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不荅也。或人不悅。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也。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書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或問曰。心安有物。林子曰。心之物於物者。物也。又問何以謂之非心也。林子曰。心旣物於

物而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格物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之爲物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之爲物也。心之物者。心之欲也。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冥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又曰。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

其心之化於物而物也。

林子曰其始也感於物而化於物也則固不可無格物之功其既也感於物而忘於物也則又不可無主敬之學。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仇敵而反動其心乎故主敬以存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物格則心存矣。

林子曰心存則能應物矣存之而無待於存也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矣。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象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倚卽物也有物則有倚。

無物則無倚矣。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

林子曰。無適也。無莫也。則無物無倚矣。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無物無倚矣。無可無不可。則無物無倚矣。

林子曰。伯夷之清而隘也。以清乃其物也。而倚之。故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也。以和乃其物也。而倚之。故不恭。

林子曰。楊子則倚於爲我而物之也。墨子則倚於兼愛而物之也。告子則倚於不動心而物之也。鄉原則倚於善斯可也。而物之也。

林子曰。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大學之道。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

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爲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爲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林子曰。格物之義。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而熟。自有不可得而過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而孟子則曰。求放心者何歟。豈非以其心之種子。而退而藏之於腔子裏者密也。培養之。灌溉之。而美大聖神。則亦孰得而過之者。

若或不知種子。不知密。不知腔子裏。不知求。不知培養灌溉。而必於物物而正之。是心之既馳於物矣。豈其大學之道致知之功邪。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歟。林子曰。色物也。而心之放於色者。心之物也。聲物也。而心之放於聲者。心之物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夫惟其心之放也。則物斯得而引之矣。故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放。而引於物也。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焉。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誠則能明。一則能貫。中則能和。寂則能感。安則能慮。虛則能應。是皆有體有用之學也。

林子曰。心虛然後能應物。又曰。惟無物。然後能應物。

林子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焉。

林子曰。有物則格物。無物則應物。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安之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安之主敬以存心。則物自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格物也者。非以其外物之不美也。而扞格其外物之爲格物也。乃以其心之放於

外物者非也。而格去其非心之爲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非格物也。
亦且於心之著乎物也。而格去之者。非格物
也。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
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著乎物。而始
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旣著於物矣。則如之
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
私欲有不退聽乎。

